



“生态旅游”系列丛书

Ecotourism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生态旅游环境教育

李文明 钟永德 著

中国林业出版社

生态旅游环境教育

李文明 钟永德 著

中国林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态旅游环境教育/李文明, 钟永德 著.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5038-6111-6

I. ①生… II. ①李…②钟… III. ①生态旅游-环境教育
IV. ①F590.7②X-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43270 号

责任编辑: 李 顺 电话、传真: 010-83223051

出版 中国林业出版社 (100009 北京西城区刘海胡同 7 号)

网站 <http://lycb.forestry.gov.cn/>

印刷 三河祥达印装厂

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电话 (010)83224477

版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

开本 787mm×960mm 1/16

印张 9.25

字数 200 千字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32.00 元

序

随着人们环境意识的增强以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生态旅游应运而生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已成为当今旅游发展的重要方向。然而,由于认识和操作的误区,生态旅游出现了严重的泛化和异化现象,其中环境教育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以致处于近乎缺失的状态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值得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环境教育已由生态旅游的选择要素演替到必备要素和核心要素,加强生态旅游环境教育、提高生态旅游利益相关者的环境素质、协调旅游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 and 社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实现旅游资源永续利用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等功能、促进旅游业的生态文明建设等,是遏制生态旅游泛化和异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然而,究竟什么是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生态旅游环境教育包括哪些内容?如何开展生态旅游环境教育?如何评价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的效果?这些问题长期以来在业界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学术界也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目前学术界涉及这方面的研究较少,已有的研究也多集中在对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的地位与功能、内容与目标等的零星阐述上,对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的系统研究还几乎处于空白状态。系统研究的缺失既影响了有关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研究的深入和研究水平的提高,又影响了研究成果本身对生态旅游环境教育实践的指导作用,使得生态旅游的环境教育功能难以真正实现。

显然,要厘清生态旅游环境教育本身的上述科学问题是求解上述诸多问题的关键。这表明对生态旅游环境教育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在理论研究上和实践操作上均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基于此,作为对上述理论和实践态势的尝试性响应,本书作者力图在前人研究和实践的

基础上构建较为完善的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的研究框架,对生态旅游环境教育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无疑是该学科领域的一大幸事。

李俊清

2010. 12

前 言

生态旅游的3个核心内涵是以自然为基础、教育性和可持续性,其中教育性是其核心要素之一。在生态旅游中,环境教育被赋予了提高生态旅游利益相关者的环境素质、协调旅游开发与环境生态保护和社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实现旅游资源永续利用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促进旅游业的生态文明建设等重要功能。本书的目的是在全面回顾国内外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的实践及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的科学问题,促进国内相关研究的开展和相关实践效果的提升。

全书内容分为11部分:(1)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等相关概念的定义与内涵。主要界定和分析生态旅游、生态旅游区、环境教育、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环境解说等概念的定义及内涵。(2)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的地位与功能。分别从内容、产品、特性、需求几个方面阐述环境教育在生态旅游中的地位,并分别从正效益、环境保护、旅游者管理、知识获取、生态旅游的教育性实质、生态旅游发展的趋势和战略几个方面阐述了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的功能。(3)国内外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的实践、经验与问题。主要是对国内外的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的实践进行回顾和总结,分析其中的特点、经验、问题及给我们带来的启示。(4)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的理论基础。主要从生态学、教育学、伦理学、可持续发展理论、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美学及其他学科的相关理论来分析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的机理。(5)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的学生态的三要素。分析了生态旅游管理机构、导游员、其他旅游服务人员、社区居民、民间环保组织及其他主体的特点和作用,同时分析了旅游者、旅游业从业者、社区居民及其他客体的特点及其接受环境教育的重要性,并从概念与内涵、种类、使用情况3个方面介绍了生态旅游环境教育媒体的知识。(6)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的作用机理、运行机制与干预流程。主要分析了生态旅游环境教育过程中,环境教育信息在主体、客体、媒体之间的传播与反馈情况,阐述了不同环境教育主体之间的互动机制的形成,

介绍了从客体需求调查、环境教育资源调查直到环境教育干预与效果评价等一系列流程。(7)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的资源。界定和分析了生态旅游环境教育资源等相关概念的定义与内涵,分析了旅游资源、生态旅游资源与生态旅游环境教育资源三者之间的关系,介绍了生态旅游环境教育资源的分类情况。(8)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的内容与目标。从知识、技能、意识、论理、行为、评价与建议、意愿七个方面重点列举和分析了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的内容与目标。(9)面向旅游者的生态旅游环境教育干预。旅游者是最重要的环境教育客体,为此设立专门的章节,从“游前”干预、“游中”干预、“游后”干预三个阶段论述了对旅游者进行干预的内容与方法。(10)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的效果评价。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的效果评价是生态旅游环境教育实践和研究中的难点,也是本书阐述的重点,主要从生态旅游环境教育效果评价的概念及内涵、效果评价方法、指标体系的构建、效果评价的内容、效果评价的模型等方面展开论证。其中,效果的影响因素主要从主体因素、客体因素、媒体因素、内容和目标因素、交叉因素5个方面展开分析。(11)国内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的机制问题与机制建设策略。从分析机制入手,探讨了机制建设策略,包括政策法规调控约束子机制,经费保障子机制,对环境客体、内容和形式的系统规划子机制,环境行为的引导、监控和奖惩子机制,环境教育主体的联动和社会参与子机制、科研保障子机制、人力资源保障子机制等7个子机制的建设策略。(12)生态旅游环境教育实践与研究的趋势与展望。分别从理念的普及化、资源的富集化、活动的务实化三个方面分析了生态旅游环境教育实践的发展趋势,从研究兴趣的热点化、研究核心理论基础的回归化、研究内容的专门化、研究方法的创新化、研究成果的实践化5个方面分析了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研究的趋势,并对2个方面的发展态势进行了展望。

本书是对生态旅游环境教育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一次探索,然而,由于水平有限,错误、纰漏之处在所难免,真诚地希望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编著者
2010. 12

目 录

序

前 言

第一章 相关概念辨析	(1)
第一节 生态旅游	(1)
第二节 生态旅游区	(1)
第三节 环境教育	(2)
第四节 生态旅游环境教育	(2)
第五节 环境解说	(3)
第二章 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的地位与功能	(5)
第一节 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的地位	(5)
第二节 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的功能	(6)
第三章 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的实践、经验与问题	(9)
第一节 国外生态旅游环境教育实践	(9)
第二节 国内生态旅游环境教育实践	(13)
第三节 特点、经验、问题及启示	(22)
第四章 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的理论基础	(25)
第一节 生态学	(26)
第二节 教育学	(27)
第三节 伦理学	(28)
第四节 可持续发展理论	(30)
第五节 心理学	(31)
第六节 社会学	(33)
第七节 传播学	(35)

第八节 美学	(36)
第九节 其他	(37)
第五章 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系统的三要素	(40)
第一节 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的主体	(40)
第二节 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的客体	(43)
第三节 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的媒体	(44)
第六章 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的作用机理、运行机制与干预流程	(49)
第一节 作用机理	(49)
第二节 运行机制	(50)
第三节 干预流程	(51)
第七章 生态旅游环境教育资源	(56)
第一节 概念	(56)
第二节 三者的关系	(57)
第三节 生态旅游环境教育资源的分类	(57)
第八章 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的内容与目标	(59)
第一节 知识	(59)
第二节 技能	(65)
第三节 意识	(69)
第四节 伦理	(71)
第五节 行为	(75)
第六节 评价与建议	(77)
第七节 意愿	(80)
第九章 面向旅游者的生态旅游环境教育干预	(82)
第一节 “游前”干预	(82)
第二节 “游中”干预	(83)
第三节 “游后”干预	(84)
第十章 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的效果评价	(86)
第一节 生态旅游环境教育效果评价的概念及内涵	(86)
第二节 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的效果评价方法	(87)
第三节 生态旅游环境教育效果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88)
第四节 生态旅游环境教育效果评价的内容	(89)
第五节 生态旅游环境教育效果评价模型	(91)

第六节	生态旅游环境教育效果的影响因素	(92)
第十一章	国内生态旅游环境教育机制	(111)
第一节	机制问题	(111)
第二节	机制建设策略	(113)
第十二章	生态旅游环境教育实践与研究趋势展望	(118)
第一节	实践的趋势与展望	(118)
第二节	研究趋势与展望	(121)
参考文献		(124)
后 记		(136)

第一章

相关概念辨析

第一节 生态旅游

生态旅游至今没有一个统一和全球公认的定义,据吴楚材等(2007)的统计,截至2007年底,全球生态旅游的定义已经超过140个。归纳起来,生态旅游概念的界定一般有4个角度:其一,从旅游者出发,从需求视角进行定义,其范式为:“生态旅游是旅游者……的旅游活动或旅游方式”,该类定义的提出者以谢贝洛斯·拉斯喀瑞(H. Ceballos - Lascuráin, 1987)、钟永德等(2005)、吴楚材等(2007)等为代表;其二,从生态旅游经营者(旅游企业)出发,从供给视角进行定义,其范式为:“生态旅游是……的产品”,该类定义的提出者以艾肯·司拉卡娅、维诺德·沙西哈兰和塞维尔·桑美(Ercan Sirakaya, Vinod Sasidharan and Sevil Sonmez, 1999)为代表;其三,从旅游开发者的视角出发,其范式为:“生态旅游是……的旅游开发方式”,该类定义的提出者以第一届东亚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域会议(1993)、生态旅游协会(Ecotourism Society, 1993)为代表;其四,从多视角出发进行定义,其范式为:“生态旅游是……的产品、旅游活动和旅游开发方式”,该类定义的提出者以拉夫·巴克利(Ralf Buckley, 1994)和中国国家旅游局等部门(2002)为代表。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定义生态旅游,生态旅游的3个核心内涵,即以自然为基础,具有教育性和可持续性,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本书也是基于这种认同来讨论生态旅游的环境教育问题。

第二节 生态旅游区

生态旅游区就是开展生态旅游活动的区域,关于生态旅游区的定义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没有进行明确的界定,在国际上,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往往

被列为典型的生态旅游区,如南非的芬达私人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赞比亚的卡桑卡国家公园等;与国际上的做法相类似,国内的生态旅游区也以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以及以自然为基础的风景区为主要类型,如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九寨沟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等。

随着自然保护类型的丰富,如地质公园、湿地公园、水利风景区、国家公园等的逐步建立,必将大大丰富中国生态旅游区的范围。

第三节 环境教育

环境教育及其相关概念的界定一般有两个角度:其一,从教育主体的角度出发,其范式为:“环境教育是……教育”;其二,从教育客体的视角出发,因为教与学是一对共生共存的矛盾统一体,不称环境教育,而称环境学习,其范式为:“环境教育是从事……学习的过程或活动”。本书选择第一种视角,即从教育主体的视角出发来对环境教育的概念进行界定。

本书认为环境教育应以环境本底知识、环境问题知识、环境伦理知识、环境法律知识、环境保护知识和技能为必备内容,以环境意识的养成和环境伦理观念的树立为最高目标,以环境品质或环境事件(问题)评价和对环境管理优化的建议、环境保护技能等为一般性心智运算技能目标,以环境保护行为的付出为外在行为目标。

根据上述认识,本书对环境教育的定义为:环境教育是一种向受教育者传播环境知识和环境保护技能,使受教育者增强环境意识,树立环境伦理观念和环境法制观念,提高环境保护的自觉性和产生环境保护行为的教育活动。

值得强调的是,不少学者在论及环境教育时,往往只涉及环境教育内容的某个或某些方面,如环境意识教育、环境保护教育、环境道德教育,如无特别说明,它们均纳入统一的广义环境教育范畴。

第四节 生态旅游环境教育

英国学者卢卡斯(A. Lucas)1972年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了对环境教育理论和实践具有深远影响和意义的关于环境教育的三个线索(threads)的理论,即“关于环境的教育”(education about environment)、“在环境中或通过环境的教育”(education in or from environment)、“为了环境的教育”(education for environment)——被称为“卢卡斯模式”(帕尔墨·爵伊, Palmer Joy,

1995)。据此模式,生态旅游环境教育可在一定程度上称为“关于生态旅游环境的教育”、“在生态旅游环境中或通过生态旅游环境的教育”、“为了生态旅游环境的教育”——这或可称之为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的“卢卡斯模式”。这一模式分别强调了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的内容、载体和目的。

一般来说,生态旅游环境教育是生态旅游与环境教育的有机结合,其相关概念界定一般有两个角度:其一,生态旅游环境教育是在生态旅游活动中对旅游者等相关客体所进行的环境教育,即以生态旅游活动为媒介所进行的环境教育活动,主要用于区别其他形式的公众环境教育和正规的学校环境教育;其二,生态旅游环境教育又不完全局限于生态旅游活动过程,生态旅游环境教育固然以“游中”教育为主,但也包括某些“游前”教育和“游后”教育(李文明,2008)。其中前者主要指保护区和旅游企业深入学校和社区对潜在旅游者所进行的宣传营销性和客源市场培育性的“出游前教育”,后者主要指保护区和旅游企业通过电子政务或电子商务平台对历史旅游者所进行的跟踪性和强化性并具有顾客关系管理(李文明,2009)色彩的“游后教育”。后者实际上就是其他形式的公众环境教育或正规的学校环境教育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生态旅游环境教育与其他形式的环境教育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融合。

根据上述认识,本书对广义的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的定义做出如下界定:生态旅游环境教育是一种向生态旅游者(最主要的教育客体)等利益相关者(包括生态旅游的经营管理者、社区居民、其他潜在的生态旅游者、已完成生态旅游活动的公众等)传播环境知识、环境保护知识和技能、生态伦理道德,并对客体的环境行为进行实时动态的引导、监控和激励的广义的社会教育活动的总称,其目的是使受教育者增强环境意识,树立环境伦理观念和環境法制观念,提高环境保护的自觉性和产生环境保护行动。

同时对狭义的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的定义也做出如下界定:是指在生态旅游活动的全过程对旅游者传播生态知识、环境保护知识和技能、生态伦理道德,并对旅游者的环境行为进行实时动态的引导、监控和激励的服务管理活动的总称。

第五节 环境解说

至2008年底止,国内外影响较大的与环境解说相关的定义已有30多种。其中有学者直接使用“环境解说”的提法,如昂立斯特(Earnest,1996)、罗芬等(2005);也有学者使用“旅游解说”的提法,如吴必虎等(1999)、钟

永德和罗芬(2008);尚有学者简单地使用“解说”的提法,如泰尔登(Tilden, 1957)、比尔·布雷姆威尔和伯纳德·来恩(Bill Bramwell & Bernard Lane, 1993)等;此外,还有艾尔勃(Able, E. H. Jr., 1999)的“文化和自然资源解说”、阿尔德森和娄伍(Alderson, W. T. and Low, S. P., 1985)的“历史遗迹解说”等提法。

本书认为作为环境教育的手段(Wood, 2002;李燕琴, 2006),环境解说除必须具备罗芬等(2005)在环境解说的NEROT模式中所提出的自然性、愉悦性、相关性、针对性与主旨性外,教育性、人文性和行为导向性也是应该加以关注并不可或缺的内容。

根据上述认识,本书采纳钟永德、罗芬(2008)的定义:解说是一种信息的传递,是一种沟通人与环境之间相关概念的过程或活动,是将某特定区域内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特性,经由各种媒体或活动方式传达给特定的对象(如居民、游客、信众、学生等)的工作。其目的在于引起这些特定对象对当地环境的关注与了解,如对自然保护、古迹维护、民俗艺术文化的热忱参与;通过感性与知性的了解与欣赏,提升较高质量的生活体验;且通过新的感受与经验,产生对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关怀,透过认识与了解,进而培养积极参与、爱护、建设环境的情怀,达到寓学于乐或寓教于乐的目的。

第二章

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的地位与功能

关于环境教育在生态旅游中所处的地位的问题实质上是回答“环境教育应该是什么?”或者“环境教育在生态旅游中的角色如何?”的问题。从学理上进行探讨或进行经验式的描述和解释,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的地位主要体现在如下4个方面:环境教育是生态旅游的主要标准、核心内容、关键要素或环节;环境教育是生态旅游的基本服务及(或)特殊(主要)产品;环境教育是生态旅游产品的特性、本质特征或规定;接受环境教育或从事环境学习是生态旅游者的旅游动机或需求之一。

第一节 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的地位

一、作为标准的生态旅游环境教育

环境教育是生态旅游的主要标准、核心内容、关键要素或环节。或者说,不具备环境教育功能的旅游活动即使发生在自然区域,也只能被称之为“自然旅游”,而不能称之为“生态旅游”。不少生态旅游的定义中均出现“环境教育”这一关键词,表明环境教育成为生态旅游定义的一个重要标准[世界生态旅游峰会最终报告,1993;费奈尔(Fennel),1989,2001]或主要要素之一[拉夫·巴克利(Ralf Buckley),1994]。生态旅游环境教育也因此成为评价某种旅游活动或旅游形式是否是生态旅游的标准之一。

二、作为产品的生态旅游环境教育

环境教育是生态旅游的基本服务及特殊(主要)产品。一般来说,在保护区等生态旅游区开展生态旅游的目的之一是进行环境教育(连玉鸾,2005),即环境教育是(生态旅游开发经营者)提供的服务或产品(倪强,1999)。作为服务,环境教育是生态旅游中的基本服务;而作为产品,环境教育则是一种特殊的旅游产品,也是主要产品(李北东、连玉鸾,2003)。

三、作为本质的生态旅游环境教育

环境教育是生态旅游产品的特性、本质特征或规定。生态旅游一词本身就包含了教育等内容,这正是它与自然旅游(Natural Tourism)的区别所在[安迪·德鲁姆(Andy Drumm), 1997];对旅游者、旅游从业者、当地居民的教育,建立资源有限的认知,树立资源意识,促进道德责任感和道德行为是生态旅游的众多基本特征之一[怀特(Wight), 1994],是区分生态旅游与非生态旅游的“试金石”(李文明、符全胜, 2008)。

四、作为动机的生态旅游环境教育

接受环境教育或从事环境学习是生态旅游者的旅游动机或需求之一。生态旅游者或“明确地学习并理解自然(刘德谦, 2003)”、“研究未经破坏的地区的动植物及当地所具有的文化特征”[谢贝洛斯·拉斯喀瑞(Ceballos - Lascuráin), 1987]或“研究敏感环境中特定的自然要素”、“学习研究干扰比较少或没有受到污染的自然区域的风景和那里的野生动植物”[伊丽莎白·布(Elizabeth Boo), 1990]、“了解当地环境的文化和自然历史知识”[生态旅游协会(Ecotourism Society, 1992)]、“得到欣赏和教育的满足”[巴特勒(Butler R. W.), 1993]是其参加生态旅游或者自然旅游的“首要欲望”或“主要欲望”。对生态旅游者来说,接受环境教育即是生态旅游的主要目的之一。

第二节 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的功能

关于环境教育的功能问题是回答“环境教育存在的背景是什么?”、“环境教育能够做什么?”的问题。同样,从学理上进行探讨,或进行经验式的描述和解释,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6个方面:环境教育是生态旅游的(正)效益或价值要素;环境教育是环境保护或者平衡环境保护与旅游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手段或措施;环境教育是对生态旅游者进行管理的内容或措施;环境教育是生态旅游者获得知识、意识等的载体或途径;环境教育是生态旅游教育性的实质体现及其精品性的保证;环境教育是生态旅游发展的需要、趋势或战略。

一、是生态旅游正效益或价值要素

环境教育是生态旅游的(正)效益或价值要素。蒋志刚等(1997)提出,

生态教育是生态旅游开发环境效益中的正效益之一；“学习、教育价值”是保护完好的原生生态环境和人工生态环境之所以成为生态旅游资源所必须具备的价值要素(吴楚材、张朝枝, 2000)；对旅游者等所有与旅游有关的人员进行相关行为准则教育, 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旅游伦理观念, 特别是树立旅游生态伦理观念, 是内化旅游业外部不经济性的一个重要而有效的途经(查军, 2007)。

二、是环境保护和生态旅游发展的手段或措施

环境教育是环境保护或者平衡环境保护与旅游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手段或措施。为社会公众提供环境教育是有助于自然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式之一[丽莎白·布(Boo, E.), 1991, 1992; 谢贝洛斯·拉斯喀瑞(H. Ceballos-Lascuráin), 1991]；“教育”是实现“自然区域保护”目标的手段之一[罗斯、沃尔(Ross and Wall), 1999]；对游客进行环境保护知识普及和教育是消除或减少生态旅游可能带来的弊端的途径之一(张广瑞, 1999)；环境教育在满足旅游者需求的同时, 可降低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实际上也都是实现可持续目的手段之一(吴楚材等, 2007)；游客教育是保护旅游资源的可持续性、保护生态环境的平衡以及提高游客游览水平和体验质量的重要手段(杜颖和蔡君, 2008)。

三、是对生态旅游者进行管理的内容或措施

环境教育是对生态旅游者进行管理的内容或措施。即认为, 教育是成功的生态旅游应采取的首要教育综合管理措施[斯帝梵·哥思林(Stefan Gosling), 1999], 是最核心的间接管理措施[吉昂哥和博思科·尼兹叶(Giongo and Bosco-Nizeye), 2002]或游客管理的核心内容(李燕琴, 2006)；在一定程度上, 对游客实施生态环境意识教育是旅游目的地实施生态旅游的关键条件及生态旅游区游客管理措施之一(吴必虎, 1996)。

李文明和符全胜(2008)在《我国生态旅游规划中环境教育内容的缺失与补正》一文中强调, 环境教育是生态旅游所特有的(积极的)环境保护手段。

四、是生态旅游者获得知识的载体或途径

环境教育是生态旅游者获得知识、意识等的载体或途径。“求知、探索”是生态旅游促使旅游者获得知识乐趣和增强热爱自然、保护环境意识, 促进环境优化的载体之一(郭来喜, 1996)或生态旅游者求知、求美、求乐的主要途径(李北东、连玉鉴, 2003)。